

活着,就是幸福

■ 张小雷(湖南)

8月3日云南鲁甸县地震发生后,我第一时间便给远在鲁甸工作的朋友田鹏打电话,希望得到朋友平安的消息。田鹏是我大学同学兼室友,从大一一直到现在,我们都是铁打的哥们。大学毕业后,田鹏回了老家鲁甸工作。

可是两天过去了,电话一直联系不上。我暗暗着急,田鹏这次肯定凶多吉少,我只有默默祈求老天保佑田鹏平安。

过了几天,我终于接到田鹏在医院打给我的电话,他告诉我,他被倒塌的房屋夹在狭小的墙角动弹不得,凭着自己一定要活下去的坚强信念,他坚持了2天3夜,终于被救援官兵救出。值得庆幸的还有,田鹏的伤不重,都是些外伤。

劫后余生的田鹏感慨地说,幸福是什么?原来只是想得多赚钱,有车有房有存款才是幸福。经历了这次灾难后,看着周围那么多熟悉和不熟悉的鲜活生命说没就没了,才明白,人的生命是那么脆弱和渺小,活着就是最大的幸福。

写到这,又想起另外一个朋友的故事。

这个朋友大学毕业后,一头扎进商海,通过几年打拼,现在已经是身家过亿,穿的是名牌,开的是洋车,住的是别墅,应有尽有。有一次他好不容易找时间给自己放假旅游休闲,本来旅游团给他安排乘坐的是当天上午出发的第一台旅游大巴,结果因为公司临时有事他没赶上,旅行社临时把他安排在了下午出发的第二辆车上。当他们赶往目的地时,在途中看到了惨不忍睹的一幕:第一辆旅游大巴在经过一个陡坡时,由于刹车突然失灵,车子无法控制,冲下了山崖,车上的司机和乘客无一幸免。看着惨状,朋友感慨万千:假如我乘坐的是那车,灾难肯定也一样降临在我身上,那么,我拥有的财富还有什么用,钱财乃身外之物,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平安健康才是幸福。

著名演员徐帆日前曾经在中央电视台作客《艺术人生》,主持人朱军问徐帆拍摄电影《唐山大地震》的主要感受是什么,徐帆不假思索的回答:“经历了剧中那惨不忍睹的大灾难,我觉得——活着真好!”

是啊,生命诚可贵,活着,就是幸福! 平安,就是幸福!

wh | 博文悦赏

养石

■ 徐学平(江苏)

常言道:室有石则雅,室有石则安。面对一块精美的石头,那绚丽的色彩、优雅格调、朴拙的造型、天然的纹理、深邃的内涵、超脱的灵气、坚贞的性格,这一切无不都会引发人们无限的遐想,让人领悟到一种宁静致远、虚怀若谷的情怀。

石之趣,在于石头本身有着自己独特的内涵。雅石是大自然散落的美,一方石头就构成了一种自然的山水,不同的个体有着不同的韵味:壁立当空、挺拔峻峭者谓之“瘦”,四面玲珑、上下相通者谓之“漏”,轻盈飘逸、晶莹剔透者谓之“透”,石纹起伏、凹凸不平者谓之“皱”,色泽苍老、拙劣朴实者谓之“丑”。正如清人赵继恒在诗中所言:叠叠叠峰映碧流,烟岚水色石中收,人能悟得其中趣,确胜寻山万里游。

求一石易,而养一石难。所谓养石,就是指将自己精心挑选的石头经过长时间的养护,使其水润沉稳,产生出肌肤之美。养石首先得寻觅品质优异的石头,没有一定的硬度和密度的石玩本身的价值也是不可恭维的。石品如人品。于人而言,人格之重要自是不言而喻的,人格高尚,众口皆碑,人格卑劣,众口诛之。石头亦然,如果石格不高,人皆弃之。

一般说来,养石之法有两种,一种是“水养”,一种是“油养”。如灵璧石离土日久,它就会因缺氧而失灵,继而失声失色,因此就应时常以清水淋之以保润泽,这样,不仅有利于保持石头的生气,还有利于保持灵璧石那斑斓的青铜之音。而寿山石质地细腻,脂润柔软,则应先用细软绸布轻轻擦拭,去除石灰灰尘,然后再用茶油反复擦拭以养其性,让油脂沿着毛细孔慢慢渗入石头里,反复如此,石质便会变得愈加温润莹澈。

养石,最重要的还是要以石为友。内行的藏家往往总会不断地抚摸石头,用手与之交流,如此一来,人气和汗液会慢慢地积淀于石表,形成一层黝然有光的皮层,也就是俗称的包浆。这种包浆可以说是一种古老的见证,包浆越凝重赏玩价值也就越高。藏石养石,既可以陶冶性情,也是生活中的一大乐趣,有时有意或无意间获得一方美石,便足以让人沉浸其中,爱不释手。这也就难怪“石痴”米芾偏爱奇石便拜作“兄弟”,偶遇珍品便藏于袖中谓之“握游”了。

wh | 名家笔会

林庚的最后一课

■ 史飞翔(陕西)

1986年,77岁的林庚先生决意退出他耕耘了半个多世纪的大学讲坛。在林庚先生退休之前,北大中文系特意为他安排了一堂“告别课”。

当时,系里正筹划着请一些老教授为学生们讲课。于是钱理群出面将吴组缃、王瑶、季镇淮、游国恩等名家请出,其中自然也包括林庚。尽管从1933年在清华大学给朱自清先生当助教开始,林庚已经执教了半个世纪,但他的讲课题目还是几经更换才最终定下,讲课内容也是斟酌再三,仅教案就足足准备了一个多月。

林庚的最后一课讲的是《什么是诗》。消息一传出,整个燕园为之一振,前来聆听者络绎不绝,名流如云,极一时之盛。讲课那天,身高一米八的林庚先生穿着一身经过精心设计的黄色衣服,配一双崭新的黄皮鞋,头发一丝不乱地出现在讲台上。按照钱理群的说

法,“美得一上台就震住了大家”。整整一节课,林庚先生只讲了一首诗。然而,他款款讲来,滔滔不绝,讲得是激情飞扬、左右逢源,贯通古今、纵横捭阖。这堂课下来,人们惊呆了:诗歌竟然可以讲到这个境界!课后,钱理群送林庚回家,刚一进门林庚便倒下,大病一场。

在林庚先生95岁生日之时,北大中文系为他举行庆祝会。吴小如、袁行霈、谢冕、钱理群、陈平原等五代弟子,济济一堂,为先生祝寿。会上,林庚先生吐露心声:“过去一直说我写诗脱离政治。我是不关心政治,因为我不了解政治是怎么回事,政治很复杂。但是我从来没有脱离社会生活。我生存在社会中,我了解社会生活,我也热爱社会生活。我的诗,涉及边城,涉及当时的国家命运,写的是我的经验,我所理解的社会生活。人们都说,文学来源于生活。社会生活也是一种政治,一种最大的艺术来源。关心和了解社会,我才能写出诗

来。”会上,弟子们送给林庚十六个字:建安风骨,盛唐气象;少年精神,布衣情怀。

林庚先生一生布衣蔬食,淡泊无争。他以“远离功利,抗拒诱惑”自守,亦以此要求门人弟子。国内外的一切邀请,他都拒绝;一切媒体,他都回避;一切荣誉,他都不要。林庚先生从不涉足权力名利,这不是自命清高,不是不屑于谈名逐利,他是压根儿就没有这些概念。诗歌和学术,才是他一生的修行。92岁那年,林庚出版了新著《空间的想象》。然而,随着年岁日增,写了七十多年诗歌的老诗人,已渐渐走出诗歌的矜域了。“我到这年纪了,什么都看透了。看透了,说透了,还怎么能写诗呢?”

林庚晚年常坐在藤椅上,少问世事,也不接受媒体访问,淡出公众视野,甚至,连那些从他门口路过的学生,有些也已经不知道他是谁了。功利、名望,仿佛已经完全从他的心里消失了。

2004年,北大成立中国诗歌研究中



林庚

心,当时各方都力请林庚先生出任中心主任。但林先生一口拒绝了。没有办法,有关方面只好派人到林庚府上进行劝说,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来人说:“在中国诗歌界,二三十年代出道的所有名家,从郭沫若、闻一多、徐志摩、戴望舒、汪静之、冯至、钟敬文、臧克家,到艾芜、陈梦家、何其芳、卞之琳,再到王辛笛、穆旦等都已作古,目前硕果仅存的,唯有您了。论创作,论研究,如果您不出来,就再也没有别的人可以胜任了。我们需要您,诗歌需要您。”如此一番下来,林庚先生终于被说服了,他答应出任北京大学诗歌中心主任。除此之外,林庚先生再没有担任任何社团的职务。毕其一生,林庚先生最高的官衔是北大中文系古典文学教研室主任,正科级。

2006年10月4日,林庚先生像往常一样,吃过晚饭,上床休息了一会儿。晚上7时左右,家人发现,这位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杰出的诗人已经停止了呼吸,享年97岁。

wh | 诗路花语

立 秋

■ 许起鹏(海南)

江岸一丝透沁凉，
飘零桐叶拂衣裳。
残暑渐逝歌西皓，
新雁南来八脰张。
天子圆牲坚意志，
贴膘百姓健肌肠。
天高气爽人欢畅，
秋虎伏降消遽遑。

注:歌西皓、舞八脰、人圆射牲、贴秋膘均为立秋习俗。

祖母(外一首)

■ 郑文秀(海南)

我所向往的女人
穿着自织的筒裙
那些与大山同爱的色调
自然的,带着香气与灵气的美
那是拓展了三千年的生命之爱啊

在山中,谁知道时光穿行的声音
竟是这样细,这样密
从一个女人辽阔的心胸
绽放的缕缕情丝

谁能看见在山脚的那一角
她点燃的火种
不仅照亮自己
也照亮了整座大山
甚至于她的族人

而我跋涉的山水
寻找的流星
有过多少灿烂?
如今,我不能逃避
也不能深藏
她那双幽幽的目光
我必须沿着她脸上的纹路
去解读她的土地,她的子民
还有她的方向
甚至于她得自自蒙的理由

船形屋

几千年了,你的目光已迟钝了
你的脸庞不再是贴在大地上的墙
剥落的容颜,只存一些词汇
在幻觉的生命里奔跑着

我所记忆的形态不再复制
包括夜行的灯光
许多的躯体,现在都埋葬在山坡上
有些遗落在溪河边
也有一些走进教科书里

曾经温暖的阳光
已经远离花间的草房
早年潜伏的那些荣光
现在已交给静默的灵魂去守护
平静的地平面上
你的所有的高度只能在水的映像中去打捞

你的窗口,此刻如谎言的灯塔
不再耸立、也不再发光

其实,你还是你呀
我的船形屋
世事沧桑在变
你的名字却依然存在
当我今天撞见你的面孔时
你却如梦幻般编织着神秘
当我走在你的干栏房
抚摸着你柔嫩的腰间时
你仰望的那双目光呀
把我的心刺得好痛、好痛



原野(国画)

郑林明 画

风景和女人

作,其实是画家内心世界的一次无比震撼的抒情。它之所以成为柯罗的代表作,是因为它几乎囊括了画家所有风景画的艺术追求。

柯罗对自然的感受力,似乎远远地超出一般人的想像。他热爱自然,在自然中打滚,洞察细微;他热衷旅游,足迹遍及整个法国,还有荷兰、英国、瑞士、意大利。对于自然,他可谓见识丰富,理解透彻。甚至可以说,柯罗一生很少临摹名家名作,在他的心目中,美丽的自然才是他最好的老师。



蒙特枫丹的回忆

师。没有自然,就没有绘画。画中的光色,来自自然;画中的形体,来自自然;画中的意义,来自自然。为了自然,他可以终生不要——我一生钟爱大自然永不变心,他说。

柯罗终生未娶,并不表明他不热爱女人。女人和大自然都是他的至爱。在女人的身上,他看到了美的本质,没有造作,只有简洁无繁的生活姿态和美丽属性。

60岁之后,柯罗的画中更多地出现了女人。她们端庄无邪,朴素无华,内心深处却无比高贵。我们看到了误

将影子当作珍珠的《戴珍珠头饰的女郎》,她既光彩照人,又不乏古典的美丽;我们看到了寄托着画家晚年心灵追求的《蓝衣夫人》,优美的蓝色调,映衬了夫人高贵的气质和婀娜的姿态,整个画面洋溢着人性美的光芒;我们看到了《躺在乡间的仙女》,她与美丽的乡间风景融为一体,仙女优美的体态,呈现的曲线的变化,与乡间的自然风景,如丘陵中的丛林,丛林中盛开的花朵等,相映成趣,浑然天成。

除了女人的肖像外,还有众多的风